

夷牢溪廬文鈔

夷牢溪廬文鈔卷三

遵義 黎汝謙 受蓀

尹道真先生祠記

代作

貴州在漢大半爲牂柯郡地武帝時郡人盛覽從司馬相如學賦歸以教授文教始開後百有餘年當東漢中葉而道真尹先生毅然崛起向學從師授五經圖緯還教鄉人經學于是乎始故千餘年來黔中文學之祖必首推先生也然著述無傳里居荒忽學者用爲欲然按華陽國志文學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歛人南中志明章之世毋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

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後漢書西南夷傳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常志范書時代懸異八十餘年迨傳聞不免小舛耳毋歛漢縣名隸牂柯郡漢志毋歛下剛水至潭中入潭鬱林郡定周下水首受毋歛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說者據水分疆謂剛水卽今貴州獨山江源自獨山城西二里簡利寨東南流會都勻府王家司八寨廳諸小水至三腳壩名獨山江一名都江經古州界入廣西懷遠縣境經融縣過柳城縣至柳州府城西南合柳江水道提綱傳源委九百里實柳江西源是也今柳州卽潭水源出黎平府境漢志潭水出鐔成玉山一作王山則黎平鐔成地也今柳城卽潭中縣地獨山江于柳城合柳江與

剛水至潭中入潭正合定周當今慶遠府地其上遊卽都勻則今貴州都勻一府除清平麻哈外兼黎平之古州及廣西接古州荔波地皆毋歛縣地也酈道元水經注存水下偁周水東至且蘭縣北又東經毋歛縣北東南與毋歛水合水首受牂柯水東經毋歛縣爲毋歛水又東注于存水溫水注云潭水東經鬱林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歛東至潭中入潭是酈氏以毋歛水爲一水入于周水周水與剛水又別是兩水周水合潭已後剛水始入潭不知剛水周水毋歛水止是一水隨地易俾班志首尾互足與敘鬱水橋水一例水經及酈注多駁文不足據也今正安州北有毋歛埧尹珍宅址綏陽縣有唐廣明閒尹公講堂碑碣唐去漢未遠必非附會意先生還鄉教授自不

一地凡屬牂柯舊縣俾先師食鄉社宜也吾黔省城向建書院三  
皆崇祀先生自王文成公主講以後貴山遂兼祀陽明有司以歲  
時致奠正習正本兩書院先生祠宇僅存而祀典廢缺前年黔中  
大吏銳意敦實學勵真儒改正習爲學古書院誘掖多士又捐貲  
遠購圖籍就講堂故址拓之建樓三楹顏曰敬業庋書其上琳琅  
縹緗古香四壁余以舊祠卑狹非所以嚴廟貌安神靈也乃于戊  
寅五月朔日奉先生木主于樓正中左右篋笥環列俾登斯樓者  
瞻仰先生慨然思樸學經訓之原而動考古之志焉則先生之遺  
韻餘微其沾惠後來者豈淺鮮哉然祀典不修無以伸後學高山  
景行之慕遂以五月朔日爲奠祀之辰率我庠序以享以將泐毛  
沼藻清酒太羹俎豆莘莘執事有恪物薄而意虔儀微而禮備濟

濟蹒蹒進退有度降神合漠如履如臨禮儀既卒眾賓咸退余進  
而言曰先生生卒年月無徵自今茲以往以五月朔日致祭其永  
永勿替咸曰善因書其事勒諸石並先生爵里世次而詳著之光  
緒五年月日

跋王鳳洲傅氏世系序草稿

太倉王鳳洲先生以碩學高才籠蓋海內當明世宗之世主文盟者二十餘年一時朝士大夫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希片言以爲寵榮求文者趾踵相錯故生平著述繁富度越古人此冊爲穎國公傅氏世系序稿字蹟雖若枯禿而筆無塵壒爲先生手蹟無疑吾友文君右溪得之賈肆珍而藏之見者莫不非笑出以相示余曰先生文雄一代曩余使日本見其國人崇效先生之文媿於西漢顧父母之國反醜黜而不甚彰何哉豈以古今文字浩博學者有不暇及者歟嗟乎今人得秦漢片瓦尙知寶惜况前賢手蹟乎是可寶矣光緒十四年戊子孟秋月跋

勅授修職郎例授文林郎累贈朝議大夫晉贈資政大夫楊

君家傳

君諱之愉號和軒姓楊氏貴州遵義北隅里青龍嘴人曾祖爾玉  
妣氏徐祖作梅邑庠生妣氏王皆貤封儒林郎妣爲孺人考諱安  
邦乾隆壬子舉人麻哈州學正以孫貴累贈資政大夫妣氏鄧累  
封夫人君生而穎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補縣學生嘉慶戊辰舉  
於鄉三試禮部不第丁丑大挑一等籤分福建知縣回籍候咨旋  
丁內憂服闋之官館伴琉球貢使權建安縣下車捐建義學四課  
貧民子弟邑號繁劇君日坐堂皇判決積案爲清旋以刼犯不獲  
降教職已而盜獲當復官而君頗厭牧令之難爲遂弃而歸去之  
日士民攀挽者千人爲詩歌以送戊子選郎岱學正四年以父疾



告歸起病委權修文婺川訓導均不赴丁父憂服闋署貴筑都勻  
教諭主天竺書院講席咸豐甲寅桐梓賊楊隆喜作亂圍郡城君  
避難西鄉明年聞同母弟虛齋君卒方食哽噎傷懷遂得疾於次  
年丙辰二月初八日戌時卒距生乾隆丁未九月初二日丑時春  
秋七十以某年 月 日葬於櫟子橋點燈山配徐夫人賢淑仁  
孝後君十八年卒於直隸易州官所享年八十有六子四人長萃  
本邑增生次華本道光己酉舉人雲南石屏州知州蔚本道光丁  
酉舉人大挑知縣歷官三十年至直隸易趙二州直隸州知州菁  
本同治丁卯舉人山東候補直隸州女一適同里張其謙孫十一  
人元績縣增生直隸河工縣丞元秀謄錄議叙鹽大使元音國學  
生元儀縣增生候選訓導元新從九品萃本出元凝縣學生保舉

通判元美謄錄議叙鹽大使華本出鴻基候選同知蔚本出元煥  
振緒振綱菁本出曾孫十幾人君至性孝友麻哈君嘗病足痺君  
未明而起候於寢門之外夜分乃寐聞踵息而立興初鄧太夫人  
得痿痺疾不良於行兩弟尙幼君與徐夫人舉翼扶掖左右毋違  
暮年益少睡未雞鳴而醒徐夫人起爲具食應時合節十數年不  
衰居喪哭泣成血衰麻爲赤季弟辛才聰明早逝君哭之哀目眶  
腫突成瘤十餘年而後平遺兩孤愛逾所生念已與仲丁多用繁  
於兩孤不均因議析產剖先宅及膏腴畀之又爲理其歲入益置  
田畝及兩孤登第授室舉以授之倍於初矣麻哈君嘗稱其能承  
父志令兩孤勿或忘厥後君子先後登乙科聯翩仕宦皆富貴壽  
考孫曾入醫序登仕籍者十數人非君之篤於親而友於家積善

餘慶烏能繩繩繼繼若斯之盛哉

誥授朝議大夫雲南石屏州知州楊君家傳

先生諱華本字茂實號子春遵義楊氏世居北隅里之青龍嘴曾祖占鰲封儒林郎妣王氏祖安邦乾隆壬子舉人麻哈州學正妣鄧氏考之愉嘉慶戊辰舉人郎岱廳學正妣徐氏兩代皆贈資政大夫妣封夫人先生生而羸弱善病麻哈君絕愛憐之雅不強以學先生奉檠撰杖左右毋違習聞詩禮年二十三補縣學生道光己酉舉於鄉連不得志於禮部試咸豐初苗教匪起黔難萌芽先生乃奉母徐太夫人就養其弟蔚本直隸任所壬戌大挑二等選安化訓導不之任從直隸總督劉公長佑軍佐理糧糈捻首張其珠平以功擢知縣捐升知州同治己巳雲貴總督岑公毓英以雲南回亂初平宜用文學吏澄清吏治奏請揀科目出身牧令八

員資治理而先生與其選奉

命發往明年委權路南州充庚午科鄉試受卷官旋調署阿迷州  
補宣威州 賞戴花翎加運同銜丁內艱服闋仍留原省權督蒙  
縣三月調署石屏州補授賓川州旋調石屏州在任三年因公離  
任庚辰署大姚縣事逾年回石屏丙戌調署尋甸州甫二月會總  
督岑公督師防越南邊遘疾危篤檄先生往診時先生年幾八十  
矣深入瘴鄉山箐水毒食物鮮少霧行露宿飢渴不時往返四十  
餘日道途勞瘁精力大衰逾年告歸歸逾年以光緒己丑正月十  
二日卯時無疾卒距生於嘉慶十五年庚午四月初三日卯時享  
年八十卽以其年六月十六日塋於同里海龍壩上堰之藍家林  
先生資性端凝不苟言笑少年身弱多疾長老咸憂其不壽先生

懼貽親憂乃講求衛生之術方書本草自黃帝歧伯以降無不潛心幽討醫學遂重於時所至無貴賤造請於門者踵相接四十以後軀體健壯倍於盛年至八十而不衰白髯飄然長尺餘丹顏鶴髮風度偉然望之若神仙中人也先生家世孝友至先生尤恪承先德自麻哈君以次怡愉雍睦庭無閒言晚年侍徐太夫人就養直隸帷枕茵褥盥櫛槃匱參朮膳羞必躬親省視毋違毋缺及筮仕雲南徐太夫人年垂九十先生亦年近七十矣聞訃之日哀思孺慕如兒時兩弟一兄伯曰萃本邑增生先卒蔚本菁本皆以舉人官至直隸州年登大耄終身淵睦無閒言其仕雲南也值大難初平間閭凋瘵武人橫恣守土吏仰薪米以給無幕友僚吏之屬文書案牘悉一身親裁阿迷武人梁士美以馬卒乘變據臨沅總

兵官牧令忤情輒遇害先生守正不隨屢瀕於險會有天幸得免於難厥後歷任所至一循軌法不事表異其事上也敬以直其與人也莊以和其御下也寬以裕故君子樂與爲朋而小人亦無媚嫉所至民安先生生平恬靜寡慾終日清坐燕居未嘗跛倚性善飲日常四瓴然未嘗有酒失雖處窮約肴饍必芳潔而品不使多飲食寢興有常度大要以養生爲主生平無媵侍年未五十卽靜室獨居泊如也配我姑黎恭人先先生廿年卒生二子一女長元凝以諸生從戎保舉通判性至孝先生客直隸垂廿年元凝奉黎恭人避亂禹門山能曲盡其歡及先生仕雲南晨夕侍側滫瀡燔魚務適厥旨室無家婦令兩子執烹飪之役鄉黨稱孝焉次元美由國史館膳錄議敘鹽大使遞保知縣女適同邑尹統一孫男三

崑庠生崇峯皆幼孫女四長適同里舉人張致安次適王三四未  
字曾孫男二贊廷廣廷先生樸學躬行不事文藻著有如不及齋  
詩文若干卷聞見錄一卷聰聽錄一卷訓子箴言一篇節選醫學  
三卷存於家汝謙於先生妻姪也成童以後先生已客遊四方言  
論風采不恆親炙先生既卒之四年表兄元凝狀先生文行請爲  
敘錄不揣固陋謹綴述其崖畧如右知不足表先生於萬一也



橫濱中華山莊地藏王廟碑記

越海貨市古未有也自前明中葉歐羅巴荷葡諸國商泊始達於  
閩廣及日本之長寄我朝道光年間英法諸國聯翩東來乃訂  
約修好海禁大開於是商舶之往來如織矣當是時歐美諸國亦  
與日本訂約通商華人之附西商而至者常數千人然是時國  
家尙未與日本訂約故華人之貿易此邦者往往冒西商之名迨  
同治初年日本遣使臣與朝廷訂約修好而後華商不借名於  
西商光緒五年朝廷遣使臣駐劄又分設領事官治理華人而  
後華人不受他邦之制而來者日繁橫濱一埠流寓者常二三千  
人每年疾疫喪亡遂亦不免日本國家乃依待西人之例畫塋地  
一區爲華人厝殯旅櫬之所向由華人三年集資運送回國一次

然每逢春秋令節親屬友黨隻雞斗酒香燭陌錢奠醢幽靈追亡  
荐故而山莊荒莽來者無駐足之區倉猝將事都無以盡其追念  
之懷光緒十七年余來受事此都乃舉香山陳君奇偉鮑君焜羅  
君振聲等董理中華會館及山莊醫院諸事目張綱舉百廢具興  
陳君告余曰山莊荒遠春秋祭掃不便於來人我華人寄寓此邦  
都無廟宇祠堂爲棲神之所某甚愿焉某欲於山莊之麓倡建地  
藏王廟一區以棲往者之靈而便祭掃可乎余曰善哉是固君之  
任也烏可知而弗爲乎陳君大喜乃謀之於眾集資庇材鳩工度  
地於山之陽建正室三楹廳事三楹中設地藏王像左右二室設  
亡者之木主規模秩秩計經始於十八年五月落成於十月凡用  
工若干棟椽榑桷牆壁基扃堅實完好以整以潔廟成之日老弱

婦孺豚肩雞脯醴酒豆羹挈榼提壺侑神致敬者相望於道咸嘖  
嘖稱道陳君斯舉之大有益於追亡庇存弗置也今年春陳君將  
伐石紀其事屬余書之遂爲紀其顛末如此後之來者亦當念集  
事之難而知陳君之用意爲甚厚也光緒十九年 月 日橫濱  
理事官黎汝謙記

日本斷臂生記

嗟乎民之秉彝至不齊矣卽聖賢立訓亦何嘗齊哉禮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曰有殺生以成仁二說也君子將何以處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然則君子之處常變也其惟宰之以義乎今夫人平居閭里之間投壺六博相嬉娛管絃聲色相徵逐剖心矢志鮮不自許爲肺腑金石同憂患共死生及一旦構患罹難則往往拊手平視漠然若無與於已甚者反詬病焉或悲鳴宛轉乞一言希一策冀解其水火而資其鬻饘反遠避之曰吾智索矣吾無愧乃心斯已耳坐令構患罹難者宛轉悲鳴以待盡而莫之審視若是者往往然也夫一言之微饘粥之末至微細也而自靳猶如此況乎破身

家殘肢體視刀鋸砧鑊甘之若飴以營人之急者哉此固足以矯  
柔立懦風世勵俗矣豈不貴哉自吾來日本於時人著述卽習聞  
高松保郎之名保郎別字斷腕生嘗因友人觸怒藩侯將有剖腹  
之罰保郎斷腕函進血淋漓筋肉宛轉侯感悟友人之難得解迄  
今保郎老矣尙散其資產創藥室以濟貧民諄諄然樂善不倦噫  
此與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之說其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保郎日本  
東京人其斷腕則丁卯四月廿三日也

致呂秋樵大令書

秋老有道足下日昨敬覆一函言滙費一事計已垂簪卽維起居百益弟日來拋荒西學意在以古人自娛而苦無心得近覽宋代文章書畫雖能別開生面而端凝渾厚處非惟不逮晉魏且亦遠遜唐賢口珂鄉先達張文端公錦繡紗縠之喻非爲無見也有宋四家之書自以蘇公爲最古稱蘇黃米蔡其次第蓋實不妄至於子昂工力實在諸家上特胸次鄙俚難洗俗骨未免貽譏大雅耳至於北碑鄙人實所未喻大約舍高貞榮陽猛龍數碑之外皆非善書人所爲當時習尙若斯非必如南朝鍾王之果有矩法也道光以後物窮思變北碑遂大重於時其時北朝政治雖差勝東南而夷狄鄙陋不尙文事究非如南朝之果有傳授心法言者不察

遂以南北並稱與漢代隸書一體貴重又於其中求所謂筆法者  
是真好奇之過也起當時作書人而問之恐亦但云吾行吾素已  
耳豈如南朝文雅相承以翰墨爲弓馬哉吾恐百年之後返本還  
源如張彥亭輩仍汶汶無聞耳前在尊處得讀令親嚴君論書四  
律不佞頗喜其實事求是用功甚深乞足下錄一通寄下並將其  
典故注出以得細詳其得失亦藝林之一助也

譚彤士水部詩序

山谷云退之好爲詩而不知詩法又云子瞻好爲詩而不知句法夫退之子瞻皆以詩震當時鳴後世世所稱宗工大匠者而山谷乃如是云云厥後呂居仁爲江西詩派圖遂有一祖二宗之說一似嗣續相承以衍以翼賡嬗授受若氏族之承繼者然則詩豈果有所謂法者哉是殆不然矣吾嘗謂古今詞賦之能歷久行遠而不可磨滅者大要約有二端曰性情曰藻采而已性情之言發乎天性不事追飾信口稱心如怨如慕可泣可歌大都孽子孤臣勞人思婦惜別感懷憂時歎遇之作如古之離騷樂府李杜元白歌行之類是也藻采之詞則工於賦物妙於言情刻鏤山川雕鐫風月禽魚草木盡態極研劇目鉢心鉤章棘句抽腸擢腎鬼設神施



大都墨客騷人畸人韻士遣時咏物流連景光卽事寫心之作如古之顏謝陳思徐庾唐之韓孟溫李偶儷近律之類是也伊古以來性情之作十惟二三藻采之詞十常八九蓋述性情者必極於真不真則無以感人之性情而恆流於率易本之藻采者必極於工不工則不足新人之耳目而成爲淹敝由真而言天籟是已如江河怒奔風雨驟至萬竅怒號山鳴谷應如幽泉夜驚淅瀝琤琮風止雨霽乍陽乍陰此天籟也天籟有法乎由工而言則人籟是已如管簫笙磬琴瑟鼓鐘律呂宮商旋相爲和又如哀絲豪竹短笛孤桐間緩悠揚疾徐中節此人籟也人籟無法可乎是二者其始皆若不可合併及真之至極雖天籟亦有節奏之存工之至極人籟亦具天工之妙然則古之所謂法者蓋亦天人交至之義乎

若夫後人之好惡則亦視乎其人之性情與功力之深淺性情之際雖父子不能以強同而功力之深淺亦若是焉是故不能執盲者而語青黃聲者而語聲律也吾友譚君彤士嶺南名進士也庚寅秋余與遇於都下覩其容粹然績學君子心焉嚮之已而隨合肥李公伯行出使日本共事橫濱昕夕過從談諧益密然後知彤士又工於爲詩每當朋酒放懷探幽逐勝花晨月夕感舊懷人耳目所經中有所觸必寓於詩三年以來得詩凡若干首編爲二卷益以昔年舊作共爲詩五卷噫嘻勤矣邇者以索觀者眾將付梓以應世之求而命余一言夫彤士固好學深思而篤於性情者也觀篇中感舊贈答之什悱惻肫摯斐疊動人不以貧賤升沈富貴顯晦移其志慮與吾性情之說有隱相符合者焉爰舉曩日之說

以相質証彤士以爲何如光緒十九年癸巳夏日黎汝謙序於橫濱官廨

贈林右丞介弼同年序

人之生也自庸夫愚子以至仁聖賢人所殫精神竭智慮奔營趨赴頭童齒豁老死而不知疲者名利而已矣從古及今以至於千萬世同一轍也然自滑者視之以爲衣食粗足而止耳食前方丈止於一飽繡縹錦茵止於一煖崇樓傑閣廣廈阿房止於一寢之地吾身之所不能用或用之而適以累吾身者雖蓄之如江河聚之爲山嶽與列之肆廛者同於已無與也故古來高明拔俗之士洞見及此布衣蔬食或捐珠毀玉喜施與輕財貨者往往有之獨於功名之間則雖聖如孔子智如釋老與諸子百家之流皆不免弊精神竭智慮起而相乘者何哉蓋好名者人之性也雖有當世後世遲遠大小之不同而好之之心則一就名而論約有二端有

所謂當世之名者取甲乙科博仕宦之類是也。有所謂後世之名者功德文章流傳後世之類是也。當世之名喜之者十常八九。後世之名好之者萬無二三大抵知名勇功之士皆樂於當世之名以謂切於身而得實用。吾身既歿其鬼不靈雖有盡美之名於已何與故自毀齒以至白頭疲精神竭思慮得之則喜失之則悲老死而不知所屆極者比比皆是也。然自有識者觀之以謂生前則榮歿則已焉泯泯以終與庸夫俗子草木卉花無異故絕類離羣之士則有塵視軒冕短褐不完甘心於寂寞之鄉弊精神竭智慮衡銖黍於文章著述之林較低昂於文詞句語之末以謂彼今日所翕赫於時瞬焉將與草木同腐其名之賢愚臧否皆待識者之論定焉。吾且不較其小與促者而取其大且遠者故富貴者志得意

滿苟若無人而貧賤者反若有以驕之彼其所自待誠有所挾持也故同此利也有視之若性命者有視之若糞土者同此名也人取其短而我取其長人取其小而我取其大故雖處窮約困弊陋見侮於妻子嫺笑於途人彼悠然自得而不顧也林君右丞名介弼淮上人由江南壬午解元官內閣中書舍人官達矣而尙孜孜乞乞以不得登甲科高第爲念窮年績學皆取有裨益於甲乙之科者夫狀元榜眼一科目之名耳由此而推有仕宦層級之名若宰相若公侯等而下之內而部院九卿翰詹科道外而督撫監司府州縣吏皆今世之所歆羨戀慕者也由此而推則書畫詩文方術雜技成名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表表在人耳目者尤不可勝數也功利萬端美名百塗豈有窮哉況世變之乘日新月異其名亦

有時隨世道爲變遷故儒墨莊老有迭興文字詞章有變異當王者貴各從其時雖古之仁聖賢人同爲世重亦有升沈晦明之時此又不可一律而論者也况區區甲科三年由之而進者蓋數百人亦何必沾沾自好必以一得爲止足哉古之君子樂於內不役於外有於己不徇於人此其中有至美至樂者存焉吾願右丞起而追之當有灑然自得之日也

漢鑿生詩跋語

大稿敬讀數過秀詞幽韻得之天成足下辦香漁洋皈心摩詰不免專尙修詞真意反因而少晦極其所至恐有漲墨浮煙優孟衣冠之謂若謂一意研心神韻欲造詩家絕境不求諸實而課諸虛不稽之形而捕之影則恐蹈明人襲額遺神買櫝還珠之謂蓋摩詰漁洋之境古稱無跡象可求必先有其吸風飲露之胸襟而後有仙露明珠之吐囑差以毫釐繆之千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烏能舍天然體質效它人顰笑哉韓子云文從字順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子尹先生有言吾雖不善詩而頗知詩意言爲我之言字是古人字是二說也蓋千古詩人傳授心法若第曰某首似古某人某句似某人佳句是猶童子課試藝教令規撫古人法度之



爲若終身由之勿論類合神離不能畢肖卽果毫髮不爽亦僅於  
古人增一傳法沙彌祖師菩薩終難證果後世亦安能貴尙舍祖  
父而法子孫哉此千古文章所由貴自立也僕自廿歲後洞見古  
人名作皆自抒胸懷不在區區詩卷之內遂束百家之集而不觀  
故於詩致力至淺然歷觀古人文字非真不傳後人性情非真不  
動若徒雕飾於詞華恐終不能動後人之心志也幼漁於詩殆有  
神悟所造甚深吾慮其舍己從人流連忘返爰舉謬見以相質証  
幼漁穎者他日或當有以起予耶甲午五月汝謙識

巢經巢詩後集序

先生四十以前之詩人必咸豐壬子已自刻於子午山壬子以後迄先生之歿十三年中其爲詩二冊依月編年未分卷目皆先生所手錄昔年余曾及見之後聞先生哲嗣知同言因唐公炯攜往軍中遺失其一聞者深爲太息或謂先生之詩精光亮采俱在盛年四十以後精力衰減似韓杜晚年之作枯禿不豐人生學力與年進退雖古昔賢哲所不能逃也然吾觀先生晚歲之詩質而不俚淡而彌真有老杜晚年境界若聽其散失使後之讀先生詩者以不得見全豹爲恨豈不至可惜哉汝謙藏之於心歷有年所淹留於外無由獲先生之稿以廣流傳常引以爲疚庚寅歲久客京師於同年友陳君筱石座中見先生後集鈔本恩恩一閱未及鈔錄

以去癸巳春余從使日本乃乞筱石鈔副郵寄謀鋟諸梓而前後  
年歲顛倒淆亂殆不可讀乃謹按先生所歷歲年重爲編訂釐爲  
四卷鈔錄未就而家叔父純齋觀察書適至云四川資州牧高君  
培穀方刻先生文集樂并詩之未刻者刻之汝謙深義高君之能  
闡揚先哲也因亟錄稿以寄并序其原起如此表姪黎汝謙序

蕭虞卿先生傳

先生姓蕭氏諱韶鳴號虞卿遵義東鄉蕭家壩人也其先世國  
初由江西入黔遂占籍焉曾祖植妣李氏侯氏祖燦秀乾隆癸酉  
舉人妣王氏胡氏考事堯妣文氏郭氏皆封孺人先生爲郭孺人  
出自少風骨端重長身偉然不苟笑言鄉黨目爲遠器年甫冠卽  
授徒里中以爲養四子五經外別無所好篤嗜科目制藝之文每  
日課徒之餘輒爲文一首十數年閒積稿至萬餘篇其爲文也每  
拈一題繞室數周援筆立就初若不假思索及脫稿神理音調無  
不妥貼中節遂以文雄邑中其詮題精意一本朱子集注而世行  
之講義章旨節旨均能倍誦其勤篤如此旋中嘉慶丙子舉人壬  
午恩科成進士用知縣分發河南授內鄉縣蒞任一以廉靜爲治

奉法承流不事表暴而民安其政樂其業在任五年足未嘗至省  
吏之庭旋以親老告養歸歸二十餘年以咸豐八年戊午 月  
日卒距生於嘉慶辛丑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火燒  
舟之白楊林先生之歸也年方強盛精力正剛恬然遂不復仕進  
委巷蕭然門不易扉室不易戶緼袍蔬食如布衣時族中子弟多  
暴行常與夏姓者械鬪先生愀然不樂蓋十五年不履門閭終日  
危坐靜室儼如其容非近親至友不得見也日與諸孫講說四子  
經義及制藝以自娛性嗜酒能一石不醉然日不過一壺魚蔬獨  
酌寄情而已汝謙於先生爲外孫幼時曾及見先生風采巍然可  
畏配朱孺人生一子曰濃五女長適同里張次適某次適王次適  
綏陽張次卽吾母孫十一人長樹藩次樹某某樹藩自少隨先生

學中同治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別有傳

勅授文林郎山西甯武縣知縣蕭君傳

君諱樹藩字介夫長身高顴鼻深眶姿性木彊少時讀書魯鈍其父露皋君嘗薄之其大父虞卿君獨鍾愛戲謂露皋君曰汝二子吾與汝分教他日試觀所成樹藩雖木石吾旦夕祝之終當令能知覺已而果然每一題出虞卿先生先爲解說虛神義理及上下四旁前後反正之義爲一講示之不達則又爲數講互發之曰此爲高下此爲反正前後旁側反覆詳明必令心通而後已十數年間介夫遂以文名邑中童試輒冠其曹咸豐丁巳入邑庠生時黔疆大亂停鄉貢者十數年介夫在兵中學不輟同治丁卯苗亂釐定舉行鄉試介夫遂領薦辛未成進士以知縣籤發山西署淇縣事授甯武縣令在任三年循分奉法無功過以忤大府愾降爲

縣丞介夫亦自知仕宦非所能堪遂拂衣歸出餘祿就先廬故址  
築室以老布衣蔬食如秀才時里中慶弔必躬親候問常徒步數  
十里不乘輿馬不知者不知其爲宰官身也性恬靜寡合惟篤嗜  
制藝之文雖已掇甲科宰縣邑而每日必吟哦制藝數篇以自怡  
悅若飢渴之於飲食古今人作手抄至萬餘篇自明代以迄國  
朝名作林立介夫鮮不寓目其佳者皆能誦其詞生平不涉他書  
口誦心維不外制藝故其涵泳深造冥契神通隨手應心變化莫  
測每一題出常至十餘藝不休出奇無窮妙義環起吾鄉近世爲  
科舉之文鮮能出其右者惜其局於一藝沾沾自喜不能擴充徒  
弊精神歲月於無用之端爲可惜也然一技之長要不可沒故爲  
表而出之介夫配張氏繼配熊氏生一子某以道光辛卯年某月



日生光緒十七年某月日卒享年五十有九以某月日葬某所爲  
之傳者其表弟黎汝謙也

記高麗叛臣金玉均始末上

高麗叛臣金玉均者今國王卽位元年狀元官至金紫大夫該國

人以爲真狀元云

朝鮮科目一歲數舉故國王卽位之科國人以爲真狀元云

爲人譎智多謀

有大畧好言軍國大計光緒八九年間奉該國王命往來日本見其政治整飭傾心向之與其大臣深相結納欲舉國而從其後該國王亦深然其計益嚮用之而爲諸世臣所執意弗善也光緒十年高麗已與各國通商訂約次第遣使駐紮其年夏始開書信局延譙各國公使理事官而位中國通商委員陳君芾南於末座諸舊黨人見之不懌有違言酒數巡忽鄰舍火起眾驚起出視則見宮中亦有火光玉均遂率所親善往救火先是玉均與日本公使花房義質約見宮中火起將日本使館兵二百守王宮劫國王臨

朝召諸大臣殺守舊黨洪醕穆等六人於宮內及火起花房義質與玉均遂如約以往前數月日本公使署因細故起釁被高麗人民劫掠遣兵往護中國亦遣兵船往覘其變而令吳提督筱軒將陸師八營駐漢城事定撤回獨留三營鎮撫吳旋假歸惟幕府今溫處道袁君世凱留袁聞王宮被圍率三營往救下令國中願救王者聽高民從之者萬人遂奪門入與日兵戰於宮中日兵敗還使署高民數萬隨之以瓦石攻擊日兵相拒一晝夜見眾寡不敵潰圍出走直奔仁川口乘兵船以歸玉均朴泳孝等數人乘亂隨日兵逃出潛匿日本東京高王遂族滅玉均等家朴泳孝爲王姊丈亦同時族滅玉均泳孝遂留日本不敢歸當是時高麗幾亡玉均之初留也日本尙賁給之日久益厭玉均貧無聊賴日謀歸國

爲後圖黎蕤齋李伯行兩星使之使日本也玉均常干謁欲求赦於合肥公冀得返國兩星使以其罪大不應及汪君鳳藻代任玉均復因繙譯劉某求見汪君乞致書合肥公假空名事歸國汪君受其甘言惑其虛語忘其爲罪魁也許之并令使署通事吳靜軒

吳名升閩人純齋故僕以通日語改爲通事汪升爲武巡捕

護之來華力爲營辦上書合肥公

語極懇至玉均過大坂乏貲與其友李逸植借貲五千元逸植故受國王密諭陰圖玉均等已五六年無隙可發遂欣諾之約以嘗與上海小東門外某錢店財貨交通令玉均持書往取玉均恐一紙書不見信踟躕久之逸植曰君恐誤事吾令吾夥洪鍾宇偕行可乎玉均喜遂與洪同行鍾宇故玉均所害大臣醢穆之侄玉均不悟至上海玉均心悸不敢登岸喚日本旅店主人至船乞壯士

數人衛行乃敢登至寓樓宿焉時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也  
玉均之在途也借吳通事銀八十元明早吳將買衣玉均曰吾應  
償子金奈何卽令洪至小東門錢店取銀鍾宇歸妄言店主他出  
約晚六點鍾乃同玉均以爲然語吳曰子飯後買衣許以今夕付  
錢如何吳曰諾已而玉均謂吳吾聞中國饌美子曷爲我擇佳品  
共啖乎吳因呼饌五肴三人共食已時已停午吳出買衣玉均偃  
卧簾几與洪談諧洪伺玉均倦又以他事令玉均日僕外出遂手  
鎗擊之中頰玉均起奔至樓門洪連發二鎗一中少腹一中左膊  
穿臂玉均立斃初聞鎗聲店中人尙不之覺因店後瀕河常有官  
所往來聲炮之故  
有日本武尉某亦寓樓上聞鎗聲趨視則玉均死矣乃大呼店人  
驚覺倉皇往視鍾宇乘閒逃逸明日巡捕獲鍾宇於洪口旅店以

屬吏上海令黃君愛棠訊之曰殺者誰也曰金玉均也曰汝何爲  
殺之曰彼高麗叛臣吾奉王命誅之耳問王命安在曰在李逸植  
所問逸植安在曰在日本於是函玉均屍及縛鍾宇返國高王遂  
戮玉均屍梟示汪聞之猶電合肥公乞免戮屍之殘恐貽各國笑  
日本以玉均已入日籍爲日本人請其屍并索鍾宇抵償高王不  
許日人由是激怒當是時李逸植亦令高人權在衡刺泳孝泳孝  
故在橫濱高島爲童子師權入塾持鎗手戰不敢發諸生見權色  
變不類平時搜諸身得鎗乃以屬吏日本故親善玉均泳孝遂囚  
逸植同類七人擬以抵償高麗辦事大臣金某數往請不許高王  
遂撤使歸泳孝旣不死日人求玉均屍又不得乃將玉均死時衾  
衣及改裝時髮葬之淺草公園大冢冢碑視同忠義葬之日送者

至數萬人舉國若狂咸以王均之死由汪君陰令吳通事誑誘來  
華受戮憤然思爲復仇而疾視汪如仇寇欲得吳通事而甘心焉  
汪亟囑吳暫留上海因以得免日人憤無所洩因使泳孝煽惑王  
均黨人潛謀作亂而陰助其軍械糧餉伺中國舉兵有所藉口蓋  
光緒十一年我與日本訂約有彼此發兵至高麗當互相知照之  
語也三月廿九夕長壽領事張君桐華因先與日商以事有約屆  
時往則日商以有事辭張詰其故至再乃云接東京電今夕需麵  
包四十箱裝赴高麗方添匠役趕辦張詫之又見有兵艦三艘泊  
港內因令人伺察黑夜中果見負軍仗糧食至兵艦縋屬因電告  
汪君及今兵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張公蔭桓張公轉達合肥公  
合肥公電詢真偽汪以查係巡洋兵船添載煤米答復遂詰責張

誑報軍事至四月初七八日朝鮮東黨亂作汪乃無詞合肥公亦  
悟乃電囑張後有訪聞徑行電達此朝鮮首禍實情也議者謂王  
均之在日本一羈旅孤臣無能禍福若令得返國則爲龍爲蛇未  
可知矣況已年逾五十再十數年行將就木卽苟延歲月亦茶蕒  
無能汪不發此禍端十數年間朝日決可保無事乃汪材庸識鄙  
納彼浮詞竟派使署通事吳升送護來華釀成大變糜餉喪師失  
我藩服辱國損威汪之咎豈擢髮可能數哉夫行人之職爲國家  
大計所關豈闡茸庸鄙如汪鳳藻者所能勝哉用人行政當國者  
固不可不慎也



夷牢溪廬文鈔卷三終

夷牢溪廬文鈔卷四

遵義

黎汝謙

受孫

記朝鮮叛臣金玉均始末下

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初七八日日本陰嗾朝鮮東學黨作亂駐紮朝鮮通商委員溫處道袁世凱三電請北洋大臣合肥公出師戡亂合肥公以中朝從不干預朝鮮內政該國又無乞師咨文且光緒十一年與日本訂約有彼此發兵須互相知照之語若遽出師恐日本有所藉口遂成兵燹袁乃謀之朝王兩電乞師合肥公乃奏請以記名提督聶士成率所部淮軍三營往直隸提督葉志超因於是年 太后萬壽覃恩各提督均加尙書宮銜及宅 恩賞而已獨交部議敘愧甚欲立功表見堅欲請行合肥公不許請

益切乃許率所部一營與聶同往駐紮牙山東黨聞王師至皆解散日本爲金玉均事已與朝鮮大齟齬謂其輕視舉國洶洶及聞中國軍興卽以萬人直抵韓京漢城益增兵六千扼水陸要害修戰具築砲壘我兵猶謹守原約不敢一卒入漢城葉提督以所部兵單屢請益師 朝廷亦屢飭添兵往繼而合肥公以除海口防兵外無出征之卒可調覆 奏時天津小站所駐衛汝貴統帶之盛軍二十營久無徵調垂二十年閒暇日久朝野謗議沸騰譏議合肥公通外國淮軍將士亦孤憤鬱勃謂日本小邦亦畏蕙不出恐失淮人威名日請出師合肥公終不許日電請日本退師邀俄國使臣出爲講解五月初八日俄使辭謝又乞英使居閒至十八日英使亦辭又聞盛京左寶貴之軍已奉 旨渡鴨綠江深入外

域勢不得已乃令衛汝貴率盛軍十二營及親軍三營往援牙山  
葉志超之師雇英商怡和行高陞輪船及招商局船濟師將至釜  
山口高陞船被日本兵艦擊沈死亡士卒一千八百餘人軍械稱  
是衛汝貴之師不敢前乃自混同江入駐紮平壤援牙山之軍既  
被沈沒別艦所載僅及兩營幸而登岸日人來攻眾寡不敵乃夜  
由小徑遁回平壤與衛軍合時日兵尙不悉我軍強弱不敢近逼  
故葉軍得全而戰局成矣當日軍之初出也合肥公屢電請日本  
退軍云東黨已平我軍卽撤勿容動眾日外務省答以吾軍尙在  
大洋何從致電調歸及日兵已入朝境合肥公又電請退軍日人  
又云吾軍至朝鮮喘息未定若卽撤回朝令暮改成何政體且吾  
軍並無騷擾多駐旬月撤未爲晚中國迭請不已日軍已抵漢城

布署大定該外務大臣乃告我使臣曰朝鮮爲東方要地俄英虎視已久該國政治不修斷難自立若爲俄英所有不獨非中國之福亦大不便於敝邦擬請貴國遣官會同敝邦改革該國政治俾得自強庶乎字小之義敝國以爲當革者大要有一裁冗官二計度支三代征關稅其細目臨時會商如中國意有不洽可隨時酌議奏入初時上意已允言官屢疏言若遂允許則是與日本公同保護失我數百年藩服總署因力陳其不便乃諭曰朝鮮爲中朝屬國二百餘年向不干其內政日本與朝鮮係屬與國更不容干預其內政所請遣官會同改革朝鮮內政之處著無庸議總理衙門奉諭後行知彼此駐京使臣中國使臣汪君得諭恐遂決裂秘二日不發而駐北京日使小村壽二郎已電知該國外

務省中國使署聞已得信乃宣出電諭該外務省亦來詢何以秘  
論不發吾公使昨已電聞尙何秘耶貴國既不允遣官會商則敝  
國惟有獨任其難耳此六月十八九日事也至二十二日遂有擊  
沈高陞運兵船之事七月初一日 朝廷遂宣決戰 諭旨而戰  
事成矣初 朝廷詰合肥公本年三月大閱水師奏稱精練足戰  
胡以今日無軍出征公覆奏謂臣前所稱係各口防軍只足防守  
不能出征今若出征軍須新募計糧仗器械非三百萬不敷戶部  
因撥海軍衙門經費存款二百六十萬作募兵費款向存天津滙  
豐洋行生息公覆以存款原定三年提取今未到期洋商不允提  
於是戶部又撥現銀三百萬爲募新軍之費八月內左寶貴之馬  
步六營衛汝貴之十二營葉志超聶士成之六營馬玉崑之五營

豐陞阿馬隊二營約萬二三千均雲集平壤分門而守左軍衛軍  
紮南門外大同江沿馬玉崑一營佐之左軍紮南門外浮橋豐陞  
阿守七星門由南門至大西門一帶則總統葉志超以正定右營  
及獵戶合守八月十五六等日連戰左寶貴三營砲台被毀寶貴  
陣亡葉志超遂率各軍退回安州不守直退過鴨綠江越九連城  
乃止一日失地數百里 朝廷震驚葉志超革職拿問聶士成接  
統其眾 命四川提督宋慶爲幫辦北洋 欽差大臣總統諸軍  
率駐防旅順之慶字全軍前往備戰宋軍至鳳凰城日軍來攻不  
支退守營口已而又敗退至牛莊又與吳大澂之兵同敗二十年  
冬營口牛莊金復海蓋七州廳盡失矣聶軍退守摩天嶺大小十  
餘戰尙無失地二十年十月日軍克金州守將趙懷業奔總兵徐

邦道敗退遂水陸進攻旅順後路守將程允和姜桂題前面東西  
兩路守將黃仕林張光前船塢總辦兼營務處龔照璵皆遁走日  
人兵不血刃十月二十四日遂據旅順以舟師三十艘攻威海以  
陸兵由山東榮城縣登陸襲威海之後守將戴宗鐸守東炮台力  
竭自盡全軍潰敗西炮台守將劉某棄台走日人遂踞砲台注擊  
劉公島海軍劉公島者與威海對峙中隔海峽形如半月外狹中  
廣天然船塢向爲屯泊海軍之所日人先以舟師塞其前後口由  
威海砲台發砲猛擊我艦如墮阱中不能出戰十餘日藥彈煤米  
罄盡士卒環跪乞命提督丁汝昌總兵劉步蟾內外攻迫不得已  
乃與日人約勿殺士卒以舟師降丁劉皆服毒自盡於是中國海  
軍盡矣衛汝貴囚至京師戮於市葉志超龔照璵皆議斬秋後處



決丁汝昌以先有旨拿問合肥公奏請留營効力後雖力竭自盡不予卹戴宗鑒劉步蟾均准予卹十一月以後北地冰雪嚴寒日人按軍不動水陸俱無戰事二十一年正月九日朝命台灣巡撫邵友濂侍郎張蔭桓往日本請和日人不納日相伊藤博文與隨行道員伍秩庸有故曾在德國同學相見晤語意非恭親王及合肥公往不許開議於是朝命以王文韶署直隸總督遣合肥公往二月十九日自津啟行二十三日抵日本停戰三月日成和議十二條割金復海蓋鳳凰九連城七州縣及台灣澎湖之地償兵費二百兆兩准蘇杭重慶沙市四口通商內地准設製造各局使還内外交章議阻而上意恐兵不足恃直犯京師遂於四月初九日用寶畫諾日人仍留兵駐威海俟兵費償清乃撤還

仍每年償兵費五十萬兩是役也造釁於光緒二十年甲午開戰於是年七月和成於乙未二月凡戰事甫及六閱月我軍死亡者萬數千人失喪軍械馬匹餉銀一千七百餘萬喪失軍將十餘人其割台澎三千里之地償兵費二萬萬兩尤爲人所共聞見不必煩復至戊戌歲日人未撤威海之師而德人據膠州灣俄人據旅順大連灣英人據威海九龍法人據廣州灣而船澳盡矣

## 先府君家傳

府君黎氏諱兆祺號介亭字叔吉其先世自江西吉水遷蜀之廣安州金山里始遷祖曰朝邦於前明萬厯二十九年徙遵義縣東鄉之沙灘居焉沙灘者元和郡縣志所稱夷牢水也

國朝雍正五年遵義改隸貴州遂爲貴州人凡傳十世而至府君曾祖以上世讀書力農曾祖諱正訓廩生妣氏鄒祖諱安理乾隆乙酉舉人截取山東長山知縣誥贈奉直大夫妣氏楊贈宜人考諱恂嘉慶甲戌進士歷官至雲南巧家廳同知贈奉政大夫妣氏周封宜人巧家公五男府君有兄二人伯曰兆勳以詩鳴於時世所稱黔南三傑之一也府君少羸瘠善病大父母憐雅不強以學嘗隨宦所定省外輒刻勵自勅手一編不失時世父伯庸鄭徵君

子尹方講論六藝詞章府君從受詩法自漢魏以逮國朝名家  
勤搜恣獵口吟手披常達旦不倦久之詩以大進聞諸老先生講  
論宋儒程朱氏之學篤好之日取其書沈潛討繹研諸心而稽諸  
身如饑渴之於飲食年未三十言行已如老師宿儒咸豐初天下  
擾亂貴州羣寇全起所在焚劫間井殘破人民鳥徙鼠竄烽燧蔽  
原野東南諸行省糜沸大兵盡萃沅湘皖鄂間貴州地瘠兵羸置  
吏固繫所在督府縣吏糾材俊聯團捍守府君以諸生奉檄總本  
邑團練數辭不獲又以二老年逾大耋畏憚播遷慨然曰丈夫可  
臨難苟免耶乃起而任事召集里中父老子弟規度形勢簡厲兵  
甲站寨於夷牢水上之禹門浮屠塹谷築垣峙糧訓卒繕治甲兵  
堅明約束益鑒拔材俊各就便利扼塞收集流亡營壘自固烽堠

相望基布星羅首尾銜接賊至驅畜牧歸柵賊去則堠望屯耕行  
堅壁清野之法賊無所擄獲伺望益疎初時編氓離散旁皇蔥懼  
府君率族先倡稍部勒以兵法葺月事集人賴以安里中大小百  
餘砦悉受節度徵兵輸餉告警乞援軍符笏午府君一身擘畫口  
答手批日無暇晷或時躬冒矢石搏戰咸豐十一年粵匪僞翼王  
石達開竄黔臺蹴府城城中食少人情洶洶求援之書日十至府  
君徵團練萬人夤夜踰賊壘轉輸以入衢巷呼聲動地人心大懽  
賊旋退同治三年黃號賊萬人攻禹門寨環營跳梁砲聲震天冥  
霧四塞寨故乏井府君築甬道屬之河釐奸猾募精壯昕宵乘陣  
戰守凡歷三月百餘戰賊氣少衰益募死士黑夜負箱篋奮鋪填  
土石逼賊壘而營黎明賊覺大驚乃解圍去其時七星關練日吳

元彪以索餉叛破綏陽乘大風雨夕急走百里來襲已登陴縱火  
府君驚起率敢死士巷鬥斬馘數人賊乃遁已復來又大創乃懼  
懼不復至然自是守衛益嚴祁寒盛暑不敢怠府君衣不解帶者  
凡三年當是時羣寇如毛干戈四塞縣中百餘寨屠破幾盡其幸  
存者悉淪於賊獨禹門齟齬其間勢孤援絕郡縣吏亦汲汲不自  
保府君乃選壯士賫書乞援於蜀督駱公秉章賊獲而醢之更募  
降人持臘丸書詭裝以往駱公得書大喜卽 奏派雲南布政使  
劉公嶽昭率楚軍進援連戰大勝克正安桐梓進圍綏陽年餘不  
下癘疫大作士卒饑疲死亡枕籍劉公大憐又檄府君總糧事綏  
陽城小而堅賊善守府君說劉公堰河水灌之城垂沒賊驚懼乃  
降劉公旋升督雲貴移師定大定諸郡縣遵義靖安自始亂至此

凡十餘年府君無日不在軍中歷功保薦至知州加知府銜 賞  
花翎丁卯秋偕從叔庶昌至江南委辦金陵保甲明年赴都謁選  
乏貲而歸由是走四方求食者又十餘年凡三至雲南兩至京師  
迄無所就府君至性孝友終身無子弟過當戎馬之際三族之依  
賴以存者數十家伯兄官鄂歸中途金盡府君迎以還如事嚴父  
持身儉約冬一袍夏一簞數十年不易教子弟羣從必本於忠孝  
藹如其言晚年玩心禪說家壁立泊如也府君以嘉慶庚辰十二  
月二十四日生光緒十年甲申十二月十八日卒於貴陽年六十  
五配蕭恭人同里進士河南內鄉縣知縣諱韶鳴公之季女生四  
男長曰汝弼光緒己卯舉人出嗣世父伯庸公次汝懷壬午舉人  
次汝謙光緒元年乙亥舉人三品銜儘先補用知府次汝貞先

卒女一適文潘妾苟氏生三女未字孫男四人棣棠枋桓以卒之  
明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黃池著有息影山房詩集二卷行世

附記

先府君之守禹門寨也其奇險大難多矣獨於吳元彪夤夜  
偷營兩次尤爲危殆合寨數萬生靈均命在呼吸此殆有天  
事非盡人力也吳元彪者貴州平越州人由武生在本州辦  
團平越失守逃至遵義府縣吏令帶團練百人紮吾里禦賊  
時 府君辦糧台甚相得也後元彪以索餉故被縣羈押其  
結義兄弟十人劫之出獄回至七星關老營遂反先遣人與  
府君及椒園叔約謂官不講理當今之世非反無以爲生約  
同起事 府君力拒之椒園叔則暗與相通元彪見 府君



不允不數日卽來偷營已登埤縱火矣賴 府君部下傅六  
傅七傅八兄弟三人各持刀矛登埤抵禦連殺數賊乃退出  
縱火焚後營外墟場而去火光燭天天明未息不十餘日元  
彪又夜來偷營時大雨如注寨中人均不之覺及聞喊殺聲  
邏卒乃來報 府君及先叔季和公立起往禦則頭道柵門  
已被撞倒急於營門洞然炮轟擊而藥溼不然三次黑火賊  
呼聲愈急又撞破第二層門當是時人皆面如死灰以爲寨  
營必不守矣及賊人擁擠攻擊第三層營門殺聲鼎沸懽叫  
如雷忽第三炮火發擊死三四十人賊遂寂無聲息而遁次  
日看視去營門里許埋屍數十具其帶傷未死者皆背負以  
去而血跡猶淋漓滿路也此役也爲禹門一寨數萬生靈所

關而亦 府君平生第一險難之事謹附記之

先妣蕭恭人事略

先妣恭人姓蕭氏遵義東鄉蕭家壩人也外祖諱韶鳴嘉慶壬午進士河南內鄉縣知縣 誥封奉直大夫妣朱氏恭人以道光丁丑六月廿三日生生二十四年以庚子來歸是時先大父雪樓公再仕滇南家計贍給妣氏懦不任事大母周太恭人悉以內政委恭人恭人紀綱出入眾務畢張周太恭人於是喜有婦鍾愛逾羣從後七八年諸娣婦以次入門恭人推逸任勞躬親作苦閭內無閒言亦無難色咸豐改元先大父解官歸林年強七十性峻整人少敢親家人咸嘖嘖謂烹飪事非子婦輩所能任將傭良庖恭人曰事親詎他人事耶凡人事之有能有不能者徒以無實心力耳誠竭心力而爲之天下有何不能之事初歸肴餽以進大父喜謂

甘旨適宜家人每食必推任恭人食頃僕從奔走執事恭人從壁隙竊聽先大父喜恭人亦喜大父不憚恭人卽負牆慄仄不敢飯久之揣神度聲益得先大父所憎愛心手相應百不失一歷十餘年謹飭如初咸豐末年兵革蜂起連鄉軌里扶老弱烏集鼠竄靡有定止凡先大父飲食所需醢醬椒苴佐饌之屬恭人常紙包瓦甗自隨倉卒勿敢忘大父卽世大母年強八十益衰疾艱步履坐臥待舉翼諸孫曾晝夜輪侍三年恭人承事益謹大母旋棄養而家道亦稍替矣方流離之際兵革荒凶疫癘交扎十室九空迭遭大故喪葬顛連百死一生中家君經營於外恭人條紀其內無缺無違鄉黨多家君之賢而服恭人之勤能仲氏蚤歿遺一孤兩女恭人愛如所生周卹備至脫簪珥助嫁資後十餘年其孤亦卒兩

世育一孩甫十齡人視蔑如恭人獨倍憐之斗米寸薪量時周給其孩今成立序賢宮而兩世孀婦每念憶恭人未始不潸然也恭人一兄早歿遺孤幼弱而外王父母具存皓首孑然老懷慘絕恭人終身用爲戚戚至臨歿之年距外王父母之逝已十有九載矣每與不孝等言及猶泫泫淚沾襟也外家故豐饒奩具甚富然終身布素什襲不肯著身自大父母繼逝伯叔父母暨子婦迭喪居危城村堡中外有強梁內無斗積食指疊疊數十口斗粟錢二千田荒土蕪恭人疏鋤飢畜強給其半早作夜休精力竭蹶壬申癸酉年間鹽米時有仰給房幃兒女子絮絮叨叨恭人益慘然不樂常鬱鬱以終日又勞殫精神心力交瘁遂嬰錮疾以至不起嗚呼此不孝等之隱痛摧肝裂胆所不能已者也恭人內嚴而外溫坐

立不頗倚子姪奴僕輩舉止言笑近佻達必教以厚重恭默援述古昔格言曲折開陳故無親疎婦孺小子見恭人無敢譁浪者鄉族有寡居者必親敬曰彼雖貧其行則貴也有新寡者必勉厲之曰貧賤不足惜如一失志操便爲終身玷矣吾姊嫁甫逾年而夫歿上無舅姑下無孩幼苟無期功親惇惇獨立卒能守恭人教誨以竟其志暮年人情厭故悅新老妯娌半零落惟恭人獨存姑姊妹競譽新來者賢恭人守大母遺法不少動然人世輕儇亦可懼哉不孝等以家嗇未嘗就外傳弟兄相師友寒宵燈火熒熒恭人嘗泊麻桌伴督勵其克粗解詩書不墜先人家法者恭人之教也恭人以光緒元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子四人長汝弼光緒己卯舉人大挑教職出繼伯父次汝懷光緒

壬午舉人廣東鹽大使次汝謙光緒乙亥舉人三品銜廣東候補知府次汝貞女一適同邑庠生文潘孫男四人孫女五人以家君官知府銜例封恭人嗚呼恭人之賢仁其足與於古之賢母否不敢知然其備嘗艱苦耄老益屯不克俟其子之成立遂以永決此固不孝等所深痛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當代仁人君子哀而憐之爲銘章聲諸幽以垂不朽則不孝等之慟庶可稍釋也夫次男汝謙泣血謹述

母弟幹生哀辭

嗚呼前年哭母再期年而哭弟家庭之不幸於斯極矣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幹生名汝貞幹生其字遵義黎氏汝謙之季弟也幹生  
以咸豐七年丁巳四月十五日生姿性穎異五歲讀書遂不喜遨  
放未嘗待父兄督促旣長賦詩屬文犁然成誦諸兄咸自以爲不  
及年十四五伯仲以衣食走四方奉母訓孩諸子弟職悉以畀付  
便能循循守序如成人光緒乙亥春先妣寓貴陽寢疾諸婦女未  
隨行艱苦呻吟坐卧扶掖皆幹生左右侍衣不解帶者累月其年  
臘月杪先妣見背幹生哀毀過深常戚戚如窮人終日偃卧不與  
羣儕共言笑明年十月汝謙匍匐歸自京師家人爲言幹生蕭索  
狀心慘然久之急走足返幹生於貴陽旣至則狀貌漸復故余喜



甚謂吾母死矣而余兄弟尙可戮力奉先志也明年六月幹生患頂疽殆甚醫診殆百日而瘳未幾又患耳痛初醫者以爲肝熱藥不驗又以爲腎病藥之稍愈然終不療病中時時治應試文哀然出諸兄上余恐其過勞也戒勿多作平時第涵茹經史足矣七月余以事趨貴陽遷延累月幹生屢書來述其病狀且道艱苦余時頓蹙無能助資十月盤谷新址葺成三書促幹生來終以病不克上道復書曰明春時和吾當徑趨耳今年正月望日幹生與我書則云耳病畧瘳又作瘡不能多作字期以日月至二月十五日伯兄書來則言幹生以正月十八日獲痘疹之疾縣延甚重且告艱棘藥石殆乏缺余急走足候狀人來則言幹生疾初甚危近加平頗能掖起食粥惟尾間復患創又急走足持藥歸三月初十人還

則言幹生已於二月二十七夜逝矣烏庠是豈幹生之心哉吾知其不瞑目也伯兄迭書來言幹生得疾實根柢無賴子弟伐宅左三百年古椽木致然一時閭閻長弱頗病譖語鬼神事幹生亦頗自疑果不一月而兩喪嗚呼其以是耶幹生不能無恨也抑天命適然耶吾不得而知也天耶人耶抑兩者俱未至耶謂之何哉謂之何哉雖然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必有死耳遲速壽夭不齊而百年如旦暮其相去復幾何哉幹生死殆莊生所謂返乎大宅者抑余又何悲而余情終不能已也與其壽夭遲速之不同何若相與偕老皓首優游其死田閒之爲愈耶世固習有之矣天獨何靳於余乎幹生病篤獨念余不休且垂沒書曰七兄待我甚厚願他生再爲弟兄嗚呼幹生誠篤於天性矣若余則有甚負幹生者使死

而果有知也則相去歲月遙遙恐幹生不吾待也若死而無知則余與幹生不從此終古哉矧人鬼殊情安知余思幹生而幹生不余知乎幹生而余思則有以冥合矣余思幹生則徒寄諸夢寐閒耳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幹生病革語伯兄曰我病恐難再生若死葬吾母側可也今以祔葬母側從其志也幹生年二十一聘王氏未昏以伯兄三子栻爲幹生後他年余亦將以所後後幹生也幹生之詩余擇其佳者附入黔詩以冀後世不可知之名亦愚矣哉辭曰

嗟嗟予季兮淑慧恭仁少逢喪亂兮長值家貧專執詩禮兮無寒與暑交摩互勵兮惟余與汝髫年十五兮齒髮未壯科舉文章兮條達疎宕歲次甲戌兮棣萼分飛母氏不弔兮汝更淒其曰惟丙

子兮汝苦萬端我至自京兮歸汝省垣明年益厄兮慘非疇昔骨  
肉分崩兮勢窮運極七夕後日兮與汝離別不謂同氣兮自茲決  
絕茫茫昊天兮余悲曷已死而有期兮庶相見矣天荒地老兮石  
爛海枯余與汝恨兮何日能無酸情苦思兮弔汝愁魂子而有知  
兮勿逐清塵古來缺陷兮匪獨我與子且作達觀兮相攜於泉裏

誥授朝議大夫直隸趙州知州楊君傳

君諱蔚本字文庵遵義楊氏卽予所傳子春楊君母弟也曾祖占  
鼐封儒林郎妣王氏封安人祖安邦妣鄧氏父之愉妣徐氏兩代  
皆以君貴貤贈資政大夫妣封夫人君狀貌魁梧白皙材氣充然  
有幹畧年二十三中道光丁酉舉人大挑一等簽分直隸知縣同  
籍候咨三上禮部不第咸豐壬子到省歷署隆平遵化饒陽等州  
縣丁外艱服闋署唐山同治壬戌以救南和功加運同銜旋署邢  
台滿城清苑遷安等縣補房山甫到任調昌平年滿回房山調補  
宛平 賞戴花翎戊辰署寶坻己巳回宛平兼權大興庚午升易  
州直隸州壬申丁內艱服闋授趙州直隸州光緒甲申九月 日  
卒於任所距生嘉慶十九年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戌時享年七

十有一丙戌年某月日歸葬同里高平之觀音山娶朱氏繼娶劉氏子一鵬基由騰錄議敘同知女二長適同邑文瀛次早卒孫四錫慶縣學生鈞慶先卒家福用康尙幼孫女三曾孫二毓拴毓揆君生平長於吏事所至有聲其在唐山也英法和議甫定天主教橫甚小民蟻附以抗官縣令熟視無敢誰何君至遇教民銳摧辱之由是教民銜之次骨適民有訟教民者君鈞致之教民羣聚毆役傷創君大怒添役捕緝獲爲首四十餘人置之獄唐山去京師密邇教主范某屢爲緩頰不應至是又來謁嚙悻不能聲良久叱曰汝何爲屢辱吾教民耶君曰教民犯法吾合依法按治范曰今上且畏吾教汝何人而敢爾耶君曰上卽畏若吾何畏若哉范益怒舉茗椀擲君幾中面君大怒卽取衛仗擊范范冠裂服毀逸至

京師訴於總理衙門時恭親王當國卽函致直隸總督劉公長佑置君於理劉公右君之爲不問已而劉公督師出省藩司石公贊清與君爲同年友有御甫蒞任立撤君還聲色峻厲君知其意亟投劉公軍乃得免其爲京縣也捻匪忽竄河閒距京師僅二百里文宗梓宮未奉安急傳旨入陵步軍統領勒君卽日備車二百乘載羽林衛士君難之抗不能得乃應時而辦明日又索車二百乘君執不辦繼念先帝大差不可誤復稟拘民車令先自王大臣府始無論遠近已而果拘得某親王府坐輿王怒遣總管至署索車急君曰此上差也王爺可不應乎且車已往吾還安得還之總管語塞乃止在易州日以民不識蠶桑遺棄地利往山東購種聘工闢土種植教以繅績之法凡三年而易州之絲成市其治趙

也如易於署側購地一區分畦布畝日取農桑諸書講求種植栽  
接之法自董役夫凡株日以千計歷三年城廂綠蔭青蔥連衢接  
巷如河陽之花矣往年余過趙州留十餘日見君晨起卽至桑園  
分畦布種其類凡十餘區皆同功異法鄉農有來觀者君與之問  
晴雨話桑麻若家人父子忘其爲長官身也吾觀君之治趙也視  
民如子有古循吏風恐後之君子不知君之吏績爰表而出之備  
太史氏采擇焉



誥授中憲大夫追贈道員世襲雲騎尉四川鹽場大使青谿

縣教諭楊公傳

君姓楊氏諱裕本號益庵遵義北鄉人也曾祖諱占菴封儒林郎妣王氏封安人祖諱安邦封資政大夫妣鄧氏封夫人父之愷邑庠生贈奉政大夫妣雷氏贈宜人君生四歲而喪父又二年而喪母零丁煢獨依伯父和軒君以生七歲能屬文年十二應童子試文不起草同輩盡驚一時有神童之譽二十三補弟子員道光甲辰舉於鄉道州何公紹基得君文大奇之咸豐癸丑大挑二等選青谿教諭不之官壬戌禮闈報罷援例改捐四川候補鹽大使署青隄渡鹽場同治六年丁卯四川候補道今雲南礦務大臣唐公炯督師援黔調君隨營總糧餉兼領一軍君感唐公知遇優渥

奮發感激盡力勤事祁寒盛暑介冑馳驅餉牒兵符壁畫詳盡靡  
有甯息於是君心力瘁矣時兵戈未息癘疫方興十室九空蓬蒿  
千里唐公軍至重安江病者枕相籍君亦獲疫癘之疾亟還郡就  
醫至遵境之團溪道卒唐公念君死事之勤且慘也聞於 朝追  
贈道員照四品例議恤世襲雲騎尉賞銀三百兩治喪輿尸還歛  
以時服以其年某月日葬於青龍嘴後山之麓君生於嘉慶廿三  
年戊寅三月十一日辰時以同治六年戊辰七月十四日卒享年  
五十有一娶杜氏生一子元勛繼娶文氏生一子炳煌二女長適  
李次適汝謙妾金氏生三子炳琳廩生炳星監生孫男 人孫女  
人汝謙君子婿也然君卒時年尙少於君生平文行不能舉其  
毫末然世與君家爲姻婭嘗聞君家父兄子弟及里中耆老於君

歿已久猶稱道君之材之德不衰閒嘗詢其行事僉曰君經世才也姿性穎敏讀書目數行下爲文援筆立就若不思索諦視之乃章安句適隻字不可易其處家庭也自尊年以逮羣幼無不得其懽三族中無貧富少長罔不敬愛營人之急如已急見人有善如已善里有慶弔則先往後歸貧者賙財富者助力與人言無疏戚肫誠懇摯常意有餘於詞所言是必嘉美之卽不是亦婉導之皆各得其懽以去君祇一兄性謹慤與人恂恂事之如嚴其父終身無閒言其撫訓諸姪也如其子在青隄渡日族戚之避亂往依者飲食衣履治辦如已身其卒也族鄰中咸泣然出涕曰善人歿矣今後何所賴矣初聞於一人也如是久而聞之人人也罔不如是嗚呼世之膺顯官貴仕聲稱赫濯一時號爲名德循學者或身未

泯沒已爲人所憎疾唾棄何可勝道視君爲何如哉懼君之文行久而無述乃就所聞於君之族戚者次序崖畧以待世之知言君子次女婿黎汝謙述

祭季父季和文

嗚呼叔父之生時際太平事親從兄敦篤五倫少長秩序一室生  
春中年以還遭逢喪亂舉室倉皇鳥徙鼠竄上奉雙親下扶黃口  
結寨禹門左右吾父數經危難屢擐大喪送死養生辛苦備嘗大  
難既夷兄弟分散家徒壁立日或不爨有米無鹽有蔬無豉冬葛  
夏裘長吟抱膝物極則返否極泰來匹馬滇南劍戟崔嵬草檄奏  
功遂宰尋甸六載循良夷歌滿縣尋故望邑遷聚同民大吏賴公互  
換乃成岑公毓英定迤東亂盡徙回人於尋甸亂定已久乃各按籍遺歸勞多不賞譏口中傷缺  
開姚州困乏衣糧暫署昆明遂權鎮雄到官三月武人噬胷蜚語  
上騰大吏偏聽落職歸來衣不掩脛僑寓貴陽忽十五年貧病交  
侵淡食不完昨春身健視弟赴渝省墓灌邑手足怡怡迭奉手書

過蒙獎勵飲食精神已復元氣念父同產僅叔一身年屆七十瑞  
集家庭嗟予小子十年浪走百無一成何以爲壽擬述生平遠祝  
耆耇經春抱病未及構思因問遽來涕泗漣漣胡天不弔遽奪老  
成小子後生誰與儀型嗚呼哀哉世事日艱老成凋謝待後承先  
隻身可怕日月逝矣倏逾卒哭同念音容宛然在目嗟嗟小子久  
客無家學宦廿年今甫萌芽大海虛舟無有津涯而今而後孰仰  
孰師舊典誰詢疑事誰咨鄉閭慟惋豈惟門內哲人云亡邦國殄  
瘁寄食嶺表未奠靈前爲位哭公神其享旃嗚呼哀哉謹告

祭先兄工甫文

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三日胞弟汝謙謹以楮帛酒醴之儀於上海廣福寺寓所致祭於亡兄工甫之靈曰嗚呼我兄胡遽淹沒命耶數耶呼天一哭得兄凶耗孟冬中旬我將去官祭哭未成倉皇返國寓室粗定爲位哭兄以盡吾性兄年五十未遽云老胡爲一病遂歸蓬葆念我同生存者三人兄今徂逝我胡爲心憶兄之生道光季年國盛家隆兩世愛憐井里桑麻絃誦詩書藹藹門庭清風穆如春晨秋夕黃卷青燈課督勤嚴有弟有兄寒暑不懈然膏繼明我時穉小從授六經曾不十年黃巾亂起鳥徙狐奔流離靡止風驚塵合天地干戈彈雨鎗林不廢吟哦科舉文章今不類昔閉戶無師如行暗室賴兄勤懇日居月諸求之東家始啟

轍途拾取課藝命我手鈔自夜達明筆不停毫諸叔之文麒麟鳳  
凰深閉固拒莫肯示方賴兄苦心百計營求始通其術如川有舟  
射策千時持此應試十年之中聯翩科第光緒初元我舉於鄉隨  
父北徂忽遭母喪匍匐南還兄往貴陽營巢盤谷謂此吉祥貽厥  
孫謀百世其昌荒地蓬荪兄以形言草屨麻衣畚築空山鬼母夜  
號虎豹晝蹲雪虐風梳兄噤不呻板屋粗成奉親居之誰知新宅  
殃禍相隨次年喪弟繼殤兩姪九死一生吾亦遘疾適有天幸奉  
養會城藥物兩宜不致殞身繞屋蒿蓬家徒壁立斗米寸薪朝不  
謀夕齟齬嶮嶇勢窮運極至今思之魂傷心慄逾年己卯兄捷秋  
闈攜手公車幾無寸餘短褐塵風破帽渾泥晨霜夜雪午渴朝飢  
塵沙塞鼻冰柱垂頤冀千薄祿奉我親慈誰識高文無奈數奇揭



曉不第壯志未甘留考教習冀博微官初走京華不解世情十九  
倩替誰令我貧又黜不收乃整歸程仲冬抵家親望眼窮徒手入  
門何救飢寒坐視老人無以卒歲念此傷懷至今涕泗明年益厄  
吾館貴陽月脩二金飴米吹糠其年冬季我出東洋領事兵庫家  
用小康癸未會試兄罷東來半月勾留兄遂言歸念母未葬不忍  
留兄謂後會長大事須人三載期滿先君棄養星夜馳歸同兄卜  
葬黃池佳城吾意合冢兄謂穴狹兩棺難壅兄又卜吉日馬鞍山  
買不得厝烈禍滔天弟爲債迫挈室東趨圖事未成遂頓蕪湖已  
丑之春我至京師兩兄赴試幾不及期寓居蕭寺朝餽暮粥仍復  
不第相持而哭兄應大挑幸得教官駢車南返千里泥蟠窮冬十  
月兄至宜昌附舟東下視我鳩江我時謁選已將登程爲歡一日

攜手重分我往上海兄赴鄂城留訪地師深秋乃行兄歸葬母三  
遷不定我與仲兄春闈再應庚寅之冬吾到日本屢書敦促窳窳  
乃寢壬辰之冬可兄來東兄亦思我決策相從何期書到兄遂邁  
疾醫藥一誤遽成永隔兄弟一生辛苦一世從此永決悠悠天地  
我哭兄詩皆我至情并讀靈前兄其來聽

鄭伯更傳

伯更諱知同遵義鄭氏其先世居江西之吉水有曰益顯者明時從劉綎平播州今遵義也留軍鎮撫遂家於西鄉之水烟田凡七傳至君之祖文清家益落乃徙東鄉夷牢水上之珪村依婦翁黎氏墓廬居焉妣曰黎吾曾祖靜圃公第三女也考曰珍字子尹今世所稱經師大儒鄭徵君者由舉人官荔波縣教諭以終妣黎氏吾祖雪樓公長女也徵君來依母家年幼已而穎敏好學岸然不羣弱冠以文受知於學政程侍郎恩澤遂以碩學高才名耀當世文清君卒與黎孺人均葬於珪村後之望山堂徵君廬於墓遂爲東里人君生寡兄弟徵君望之篤自能語卽口授四子六經稍長益爲講說文形聲訓詁之學徵君旣通儒而君亦精敏勤力趨庭

習禮敦敦自持年二十以說文受知於常熟翁文勤公取列庠序  
君既沈淫於六經經訓視科舉文如糞壤不屑俯首揣習亦不肯  
虛心以問於人有作都不中程度老於制藝者恆非笑之君不願  
也鄉試一不售貴州苗匪亂起停鄉試者十五年同治丁卯開科  
君入闈得舊文二自喜以爲必售乃竟以三藝不類黜落由是君  
益不責文而責命絕意進取矣連年走西川往依父友唐炯久之  
困而歸仍恃筆耕以食君既不諳於科舉之文訓子弟者咸不喜  
延教授或爲尊顯訂正詩篇又以嫺漫往往不卒業而去最後南  
皮張公之洞督學四川邀君襄校授其子學君自以爲遇合不負  
平生而人亦豔之求書者踵相接然十常九不復或奴隸賤卒有  
所乞則研墨吮筆應時而就以故人或譏其無行而君固自若張

公秩滿還朝以君屬川東道姚君觀元姚君以其先世文禧公說文攷異一書未竟其緒屬君釐訂君則大喜以爲足以大昌厥說於是更爲條例盡洩平生所蓄發於此編而又久不就姚君頗厭薄之禮意益衰君亦自負其學以謂海內舍我其誰因挾其書南游吳淞北至津沽無所遇遂沂江流以達鄂渚謁徵君故人湖北按察使黃君彭年又不合遂西上以歸歸而家益貧數畝磽确亦已屬他人矣於是君益困又館於貴州候補道袁君開第而南皮張公已總督兩廣開廣雅書局刊刻經史諸書君之友王君雪岑爲君白前事又延君典校勘以其暇補訂姚氏說文攷異凡成書二十卷其與己意不合者又別爲正異兩卷未幾張公移督兩湖君亦以光緒十七年某月日卒於粵身後蕭然王君爲經紀其喪

令其子師惠護以歸嗚呼君子之於學也將以立身顯揚行志達道成於家而用於國也君父子俱以經訓績學冠東南人以比王氏引之惠氏棟宇父子而卒窮困以死豈遠於古者必背於今鶩於名者必損其實歟抑孔子所謂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歟然要爲不適於時則然已君之學以許鄭爲歸一秉家法而於說文解字尤爲專精著有述許轉注攷等篇樸學齋詩文集若干卷叢稿鱗襲多未卒業爲文詞晦拙蹇滯而樸雅可喜持身無畦町頗爲時人所訾丁卯秋試罷歸出城數十里爲賊所得以善辯得免平生屢遭大險奇辱皆爲貧累識者憐之然一時名公鉅卿故交密戚咸服其學而卒無一援手坐視其老死而不獲救嗚呼是可憫已君三子師惠師方師萬女一人適趙怡光緒甲午進士江蘇知

縣君女兄之子也

傷劉勳

劉勳雲南昆明人也光緒庚寅進士以知縣簽分廣東因親老假歸甲午冬復來粵候補得讞局觀審差月薪廿金已而馬丕瑤撫粵裁汰諸差君在裁中貧不能舉火乙未六月忽檄署瓊州之感恩縣勳喜過望八月十四日到任卽於九月廿四日病歿家有八旬之親下獨十齡之子孤魂海外旅櫬難歸誠勳與人人所不及料者也孰爲之而孰使之哉勳年三十二精力強富血氣充實端慤老成人以爲必能耐瘴鄉宜爲斯缺不意到甫四十日遂至於此也嗚呼當勳之絕無聲援甫到省卽得斯缺人咸羨之乃未能獲祿反至累負游魂絕島弱子無依聞者又爲之悽愴歎息使勳不到海南瘴鄉宜或不至此然則勳之得蒞斯缺謂爲勳之不幸



也亦可嗟乎人生殃慶顛倒不可思議因喜而成憂因禍而得福者何可勝道營營而生草草而死如是而已然則如今日合肥相國李公等輩其福量非天之篤生者耶辭曰

嗟人生之歷世兮胡或短而或長此因禍而獲福兮彼以慶而受殃若以人力強謀兮勉致或曰不祥乃自來而順受兮亦何命之不臧觀劉勳之科名兮歷晉一本自天出爲令而綰印兮亦悉本乎自然無分毫之營謀兮夫何有乎戾奸况年歲之壯盛兮復精力之富強性端慤而謹重兮非莠苗之空芳胡旋得而旋失兮倏頃刻而炎涼上有八旬之親兮下惟弱齡之子無兄弟而且貧窶今天胡忍令至此乃乍予而乍奪兮令朝開而夕死使人不可端倪兮悵悠悠而淚泚

送王雪丞觀察

秉恩

調赴湖北序

今欲建事功任艱鉅成天下之務者曷恃乎恃乎識與氣而已識至而氣不充則無以馭羣材而懾眾志此良平之屬呈謀獻策幃幄從容待人成事用於人而不能用人者也氣充而識不至則無以應萬變而定危疑此絳灌之倫剛猛奮迅發縱指使唯人所令守一方而不能御眾事者也氣識具矣或遇非其時用違其地事失其人則亦懷材審顧而無所於用此今古天時人事之相需而開物成務之所以難也今廣東候補道華陽王公雪岑固具氣識之長而又備乎三事者也觀察少負英朗偉偉之姿精敏嗜學多聞強識博而有要兼而能通尤究心於當世之務初以孝廉受知於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孝達筮仕黔中大吏者無不賓敬加禮

聲聞聿彰今 上御極之十年法蘭西侵噬越裳海疆警備南皮公自山西巡撫移督廣東彭剛直公亦奉 命來粵視師習諗公才會請於朝檄公襄贊戎務南皮公治粵六載諸所興作一以委公艱瘁勞怨無有避就南皮公移督湖廣公仍以知府待次粵東綰領劇差至於六七而常若沛然有餘廿年倭人稱兵沿海騷動南皮公移督兩江籌餉徵兵軍符旁午又奏請以公參贊戎幕防守機宜南皮公挈持大綱其條理精微分肌擘理緩急輕重之宜一惟公咨度又以其閒宏攬才俊分典機要公平肯結納旣多英又凡片善足稱一藝以上者莫不極口稱道羅而致之幕中故近世稱幕府人才之盛自曾文正公後必推南皮公也今年春南皮公同任湖廣念鑄政製造諸大政啟其端而功未宏引其緒而效

不著又請於朝以公偕行汝謙維武昌居天下之中綰轂南北商賈殷鑾華洋薈處五方不齊之民雲萃而鱗集自昔稱爲用武之國今雖時殊勢異慎固均在海疆然欲整軍經武通商惠工宏製作之規建鐵軌之道廣財利之源開天下風氣之先者則必自武昌始何者蓋其地舟車輻輳水陸滙歸萬貨委輸下達蘇杭上通黔蜀行旅往復耳目具瞻一則易以爲功一則易以摩俗非如僻處偏隅者之可固陋自封也況今日將帥諸臣闇於時勢墨守膠持或懵焉而不知或知焉而不行行焉而不力環顧海內如南皮公之偉識宏材警敏通達沈毅堅定視國如家者誰乎夫當國家望治之時值武漢可爲之地遇南皮公有爲之人佐以公能爲之氣識然則中國之振興也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汝謙謬承公愛

蓋有年矣於其行也謹綴俚言爲公券

夷牢溪廬文鈔卷四終